編者按

一座邊境小島，十年一醮，大戲棚裏唱起了當代民謠；一條文物徑，祠堂與書室之間，觀眾跟着演員穿越回百年前。另一邊，三條客家村落化身為「茶粿精靈」IP，活躍於網絡；也有一個人在梅子林畫過壁畫，又隱於荔枝窩種起田來。藝術為鄉郊帶來了人氣與關注，也為文化生態旅遊打開了可持續發展的新可能；鄉郊賦予藝術家豐沛的創作靈感，亦讓留下來的人找到另一種生活方式。「藝術活化鄉郊」的路徑從不只一種，種子已經播下，時間會給出答案。

吉澳打醮藝術遊點亮「大鵬明珠」

連結社區情誼 讓離開的人心有歸處



●小河、香村樂隊及吉澳村村長在大戲棚共唱吉澳的歌。Ming Wong 攝，香村供圖

藝術活化鄉郊

在深港交界的碧波之中，吉澳靜臥一隅。它風光秀麗、歷史悠久，素有「大鵬明珠」的美譽，卻因人口外流、村舍傾頹，在時代浪潮裏漸漸沉寂。今年金秋，吉澳迎來了十年一度的第27屆「安龍太平清醮」，數千名散居市區及海外的鄉親專程歸島。長春社與香村聯合主辦的「藝・造・明珠：吉澳深港藝術復育計劃」之「日月同樂：吉澳打醮藝術遊」也在此展開，25天的藝術季裏，8件在地作品散落島上，大戲棚裏中西樂器共振，導賞團與工作坊接連不斷。藝術如橋，讓歸鄉的遊子重新認識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家，也讓更多市民與遊客看見吉澳的獨特風貌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

「藝造明珠：吉澳深港藝術復育計劃」中的「明珠」，取自吉澳舊稱「大鵬明珠」。在策展人、香村創辦人史嘉茵看來，藝術的作用就是重新擦亮這顆蒙塵的珍珠。「建築可以提供『硬件』，藝術則是很重要的『軟件』。」在吉澳，她沒有選擇大拆大建，而是從村民的味覺記憶切入，在打醮期間策劃了社區藝術作品《企爐餅・味聚》。



▲社區藝術作品《企爐餅・味聚》吸引眾多村民和遊客。

打醮本是齋戒的日子，在村民記憶中，以前打醮時會賣一種特有的傳統素食「企爐餅」，如今已幾近絕跡。「這種餅現在已經沒有了，但我們從餅出發，可以聽到很多村民小時候的生活故事。」史嘉茵說，作品以市集形式呈現，觀眾不僅可以用眼睛看，還可以品嘗。一塊餅、一場對話，喚醒了村民關於節慶與童年的記憶。藝術在此扮演「引子」的角色，正如她所說：「藝術最重要的，是讓人的回憶重新鮮活起來，這樣他們才可能萌生回來的念頭。」

為了配合打醮，藝術季特意拉長至25天。其中打醮正日只有5天，前期有工作坊籌備，後期則利用打醮留下的戲棚和場地，繼續開展演出與交流。史嘉茵希望藉此讓吉澳成為一個有活力、可參與的地方，而非一座凝固的鄉郊博物館。她相信，這種模式可以複製到香港其他鄉郊，「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，以及從人和環境中得到的創作靈感，這些一定可以帶到其他村落去做。」

構築一個關於「家」的夢

在吉澳一座廢棄村屋的原址上，當代藝術家林嵐搭建了一個象徵「家」與「庇護」的大型藝術裝置《重見桃花源》。作品以回收物料搭建結構，島上收集來的物件也一一被放回這座屋子裏——貝殼、舊瓦片、大石頭、舊窗戶……「這是為了模仿小島以前的建屋方法，盡量不用水泥。」

「我在這裏建了一個關於『家』的夢，最終到底建不建得成，不是我說了算。」林嵐給這件作品起了個別名——「鬼屋」，或「幽靈屋」。屋子下方是架空的，從某個特定角度看過去，整座屋子彷彿憑空浮起，充滿虛幻感。她希望觀眾發現：下午穿過屋子向前望，剛好可以看到大海和夕陽，眼前的景色彷彿桃花源般美好，「前面是希望，後面你會發現，所有東西其實都是在廢墟上懸空架起來的。」

這種「未完成」的狀態，隱喻着吉澳的人口現狀與未來。林嵐觀察到，島上有很多村屋空置、塌陷，而未來尚不可知。正如她遇到一位第三代村民，問對方會不會在十年後接手籌辦打醮，「他回答，這次打醮讓他很感動，但他也不敢肯定自己十年後是否會接手。」

於是，林嵐在現場放了很多粉紅色的桃花裝飾，作為一種期盼的象徵——她能做的，也只有留下一個未完成的屋子和一點祝願。而村民回應她的，是真實的溫度。她在島上待久了，村民送了她一頂珍藏已久的舊帽子。這份樸素的善意讓她覺得，所謂社區，就是大家願意守望一個共同的地方，並由此生出情誼和連結。也正因為這份善意，她期待這件作品之後或許會被村民親手蓋完，成為真正的「家」。

不是表演，是來一起唱歌

藝術活化鄉郊，不僅是空間上的重塑，更是聲音與文化的連接。「吉澳打醮藝術遊」期間，內地音樂人、「尋謠計劃」發起人小河（何國鋒）與本地樂隊「香村」一起，用一場「尋謠在吉澳的歌」音樂會喚醒了沉睡的校歌。

以往，村裏的孩子早晨上學，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校歌，而如今島上的學校已經荒廢。當年在吉澳公立學校讀書的孩子，如今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。演出當晚，舊生們被請上台，與小河一起唱起了當年的校歌。

小河強調，他不是來表演的，而是來採集和連接的。「我其實是來跟這裏的人一起演奏、一起唱歌、一起創作，這是最重要的。」他還採集了不少吉澳客家人的山歌和蜑家人的歌謠，特別提到一首蜑家歌謠，唱的是兄弟姐妹的情誼：「歌詞說大家都是媽媽的孩子，在媽媽的一條腸子上出生。」這種直白又深刻的民間表達，讓他非常震撼。

除了重新演繹吉澳的校歌，小河還帶來了在杭州找到的百年學堂樂歌《秋柳》，以及在江蘇無錫蕩口古鎮找到的《啼鳥》。他提到，《啼鳥》的詞作者是錢穆先生的小學老師，「這正是音樂與教育的奇妙傳承。」在打醮的大戲棚裏，傳統粵曲與內地童謠、當代民樂同台交織。正如小河所說，音樂貫穿了儀式與生活，也是連接不同人群、消解隔閡、鼓舞士氣的重要方式。



◀小河不僅和村民一起唱歌，還採集了不少歌謠。



▲史嘉茵希望藉藝術遊活動讓吉澳煥發活力。



●林嵐藉裝置藝術《重見桃花源》建了一個關於「家」的夢。

●吉澳風光秀麗，素有「大鵬明珠」美譽。

十年一醮，下屆誰接手？

「吉澳打醮藝術遊」的靈魂，是吉澳十年一屆的「安龍太平清醮」。長春社高級保育經理、歷史文化策展人黃競聰博士在「大戲棚開講」中，帶領觀眾深入了解這場傳統儀式的厚重底蘊與傳承危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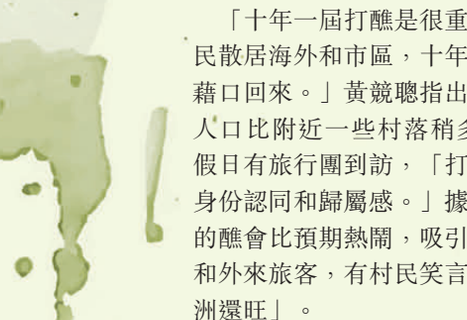
「十年一屆打醮是很重要的契機。村民散居海外和市區，十年一屆讓他們有藉口回來。」黃競聰指出，吉澳的常住人口比附近一些村落稍多，約50人，假日有旅行團到訪，「打醮讓村民找到身份認同和歸屬感。」據他觀察，今年的醮會比預期熱鬧，吸引了不少外國人和外來旅客，有村民笑言「比旺角、長洲還旺」。

然而，熱鬧背後是關於傳承的憂慮。隨着老一輩年事漸高，年輕一代接手意願低，搭建戲棚所需的竹木物料在吉澳更面臨交通不便、運輸困難等現實問題。「下屆誰接手，村民自己也不知道。」黃競聰說，安龍清醮在新界「買少見少」，希望可以延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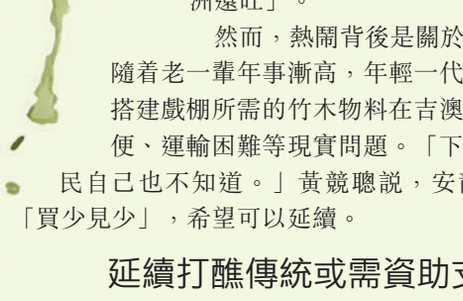
延續打醮傳統或需資助支持

從文化保育角度看，藝術遊提供了一個讓大眾認識村落文化的切口。黃競聰和團隊將一處雜草叢生的廢棄空間整理成「樹花園」，作為藝術展示和舉辦活動的空間。他想通過藝術美化社區，讓這裏重新煥發生機。不過，藝術之外，打醮的延續還需要更實際的支持。如果未來面臨財政壓力，他希望能夠申請政府資助，「官方認可會強化村民的身份認同，也會推動他們把打醮延續下去。」

在吉澳安龍清醮市集幫忙售賣文創及周邊產品的Anrisse表示，打醮和藝術遊為吉澳帶來更多訪客，連知名旅遊KOL也因此而來。不過，隨着社區變遷和人口老化，打醮正逐漸減少，年輕一代已不太懂儀式流程；倒是喜歡攝影的同好會結伴前來，用鏡頭記錄這些難得的瞬間。她認為，吉澳與香港其他小島相比，最突出的是人情味：村民不排外，不管來者是誰都親切友好相待，不會只把對方當遊客。



●黃競聰期望安龍清醮可以在吉澳延續下去。



●Anrisse在市集幫忙售賣文創產品。



●村民積極投入活動，開設咖啡檔。

藝術的種子已播下

觀點

對於吉澳來說，一場持續25天的藝術季，也許不足以立刻改變其人口流失與老齡化的大勢。但正如史嘉茵所言，藝術的作用是慢慢顯現的。當企爐餅的香味重新勾起村民的鄉愁，當大戲棚響起老人與年輕音樂人的合唱，當廢棄村屋處留下了一個未完成的屋頂等待歸人，藝術已經播下了種子。

播種的方式，各有不同。隱居吉澳的法港藝術家Dominique Chan以15隻分布在島上不同角落的貓裝置為引子，邀請訪客在海島地景中漫步探索，重拾人與人、人與社區之間的連結與溫度；深圳藝術家鍾向霖與香港演藝學院的學生則在漁民廣場呈獻《海傍，榕樹下，吉祥島》巡遊偶戲，既延續木偶戲的傳統，也以「巡遊」呼應打醮儀式的動態精神；至於林嵐的《重見桃花源》，或許是一場夢，但只要有人願意加入，就有延續和希望。

黃競聰表示，真正有效的鄉郊保育和活化，並不是砸重金、搞打卡點，而是去關注這個地域的文化究竟是什麼，如何在不破壞原有生態的基礎上讓鄉郊文化活起來，並且以藝術的方式吸引更多人到來。這也是此次藝術遊選擇安龍清醮這個節點的原因：這本就是吉澳關注度最高的活動，無需再耗費更多物力，很多演出和文化活動可以直接使用清醮期間搭建的大戲棚，同時也能把這裏的文化宣傳出去。

藝術在這個過程中，是連接與創造的媒介。鄉郊活化，不只需要聲勢浩大的節慶匯聚人氣，也需要藝術提供一個連接人與地的平台——讓留在島上的人有尊嚴，讓離開的人有歸處，也讓人們在當代的語境中，為傳統找到延續下去的理由。



●Dominique Chan的《尋貓記》分布在島上的不同角落。



●《海傍，榕樹下，吉祥島》巡遊偶戲在漁民廣場上演。